

大家
书系
DAJIA SHUXI

名家随笔经典

张抗抗·著

JUNZIBUDULE

君子不独乐

主 编 阎纯德
副主编 谢冰玉

長 春 出 版 社
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
大家
书系

DAJIA SHUXI

名家随笔经典

张抗抗 / 著

JUNZIBUDULE

君子不独乐

主 编 阎纯德
副主编 谢冰玉

長 春 出 版 社
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君子不独乐/张抗抗著. —长春:长春出版社,2012.1

(大家书系·名家随笔经典)

ISBN 978-7-5445-1989-2

I. ①君… II. ①张… ·III. ①散文集-中国-当代②随笔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231826 号

君子不独乐

主 编:阎纯德

副 主 编:谢冰玉

著 者:张抗抗

责任编辑:谢冰玉

封面设计:大 禹

出版发行:长春出版社

总 编 室 电 话:0431-88563443

发行部电话:0431-88561180

邮购零售电话:0431-88561177

地 址:吉林省长春市建设街 1377 号

邮 编:130061

网 址:www.cccbs.net

制 版:馨元工作室

印 刷:长春方圆印业有限公司

经 销:新华书店

开 本:787 毫米×1092 毫米 1/16

字 数:230 千字

印 张:13.5

版 次:2012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: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27.00 元

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印厂联系调换

印厂电话:0431-87972223

文学魅力与散文精神

——“大家书系”之随想

一

当今“时尚”的潮水似乎已经漫过了世俗堤岸。在这个“什么都不缺”而缺少文化的时代,有一种狂野之气大有拟将“高雅”挤扁、压烂之势,但是文学并非无所作为,饥渴、茫然、寂寞、郁闷的精神和心灵依然需要文学来疗伤,“缺氧”的空间,依然应该有文学强劲的呼吸。“文学”作为精神食粮,有资格以其高尚的道德、理想、正义精神来温暖人心。这正是编者与出版者推出“大家书系”唯一的出发点和希望。

二

书写文学的发生,始自文字产生之后,文字使文学有了赋形的外壳。所以,人类语言与文字及人类对于生活观察与思考,是文学产生的基本条件。

中国散文蛛丝马迹地寻根溯源,其血脉可以追溯至甲骨卜辞、易卦爻辞、铜器铭文,它们是中国最早的“散文”,尤其是《周易》已具有散文的文学雏形。时至春秋战国,“百家竞作,九流并起”,著书立说,各具风采。《论语》风格简练,“含义深远,雍容和顺”,寓意深厚;《老子》无为而治,朴素辩证;《墨子》语言质朴,逻辑性强;《孟子》大气磅礴,锋芒显露;《庄子》奇幻斑斓,想象浪漫;《韩非子》论述严谨,雄辩锐利。它们是中国浩瀚散文长河之先河。

关于散文概念,一般都认为它是“西学东渐”的产物,或者以为是译自西方。事实上,中国“散文概念首创于佛门”^①,最早出于佛徒口中,从韵文到无韵之文

^①马茂军:《宋代散文史论》第4页,2008年,中华书局。

“散语”，再到散漫随意之文“散文”，话语体系逐渐形成。北宋沈括以降，文人的散文文体意识越发明确，可见中国散文的历史，上承“孔孟之温文肃穆，庄列之飘逸灵动，史传之厚重笃实，唐宋八家的风骨兴寄，晚明小品的洒脱情趣”^①，历代文人的刻意营造，使古代散文精神深入文心，形成了抒情、议论两大形态的优秀传统，并不断得到发展。及至20世纪“五四”新文学运动，中国散文进一步革新洗礼，推陈出新，个性解放，经历了一次“从古代到现代”的转折，使之从贵族化走向平民化，形式得以拓展，思想得到提升，风格更加多元，使历久而不衰的文体和人文精神传统得以弘扬，使之成为20世纪以来中国文坛的重要文体形式。鲁迅在《小品文的危机》中说明末小品“并非全是吟风弄月，其中有不平，有讽刺，有攻击，有破坏……到五四运动的时候，才又来了一个展开，散文小品的成功，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”。朱自清也说，“五四”时期，“散文的确是绚烂极了，有种种的样式、种种的流派，表现着批评着解释着人生的各方面，迁流曼衍，日新月异”。从清末算起，在那个“挣扎和战斗”的时代，多数作家终于发现了自己，经过章太炎、梁启超、鲁迅、陈独秀、胡适、周作人、茅盾、郁达夫、林语堂、梁实秋、朱自清等一代人的耕耘，使散文在承袭传统、吸纳欧美之下，生长了新的精神。

写景、抒情、议论是散文的基本艺术形态。它的自由就在于能言己之所言，抒己之所想，既可以写“风花雪月”和“悲欢离合”、苦涩的“闲话”和清幽的“心态”，也可以通过各色人等和社会世相提出批评与呐喊。

散文写作无定法，有的偏于叙事，有的富于抒情，有的长于议论，因此便有了叙事散文、抒情散文和议论散文。

散文与随笔是一对无法分开的连体婴，如果叙事或抒情多了，人们会说这是散文，如果议论多了，就说它是随笔，人们又常常连说为“散文随笔”。

以文学形态而论，小品与杂文亦属散文。小品与杂文亦是自古有之，宋玉的《答楚王问》、枚乘的《七发》、扬雄的《连珠》、韩愈的《杂说》，都是大家公认的这类文体。这种文学形式，到了近代，多以议论为主，形式短小，言简意赅，内容广泛，风格犀利、尖锐、深刻，冷嘲热讽，幽默风趣，鲁迅视之“是感应的神经，是攻守的手足”，是“匕首，是投枪，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自下而上的血路来的东西”。由于鲁迅等先驱的耕耘和开拓，小品或杂文，逐渐成为一个独立的文体形式，延续至今。随着社会和文学的发展，从散文中又分离出通讯特写、报告文学、传记文学、游记文学等独立的文体形式。

^①刘登翰、庄明萱、黄重添、林承璜主编：《台湾文学史·上卷》第429页，1995年，福州·海峡文艺出版社。

三

20世纪“新时期”之后,散文研究有了新的拓展,理论层面得到了升华,林非、余树森、刘锡庆、楼肇明就是其中的佼佼者。

林非著有《中国现代散文史稿》、《散文论》、《散文的使命》、《林非论散文》等,“史稿”被誉为散文史研究的“拓荒之作”、“散文转型初期的代表作”,他的《散文创作的昨日和明日》被称为“里程碑式的篇章”。林非说,大散文兼容文学家、学者和思想家的多种素质,散文必须脱离和摒弃低俗,关怀民族命运和人类生存境遇,“艺术上超越保守与平庸,实现革新与创造”;但是散文往往被误解,“认为它最容易撰写和驾驭,完全忽视了要达到它的美好境界的异常艰难之处。因为浓郁情感的勃发和深沉情感的升华,都无法大量和永远地涌现出来,更何况还得天衣无缝地融汇于形象和文字里面。”刘锡庆《散文新思维》和他的演讲,为散文“弃类成体”做出了贡献。他强调散文的主角是自己,好散文必须“以我为主”,其个性和心灵是赤裸的,是自我心灵生命和人格魅力的艺术外现。散文的向内性即万物内化,其特长在于表现内心,关注人类的“内宇宙”,一切事物没有心灵的过滤和沉淀,就不可能有散文。散文之优劣要看是否运自由之笔写我自得之见、抒我自然之情、显我自在之趣。散文的基本原则是真实,好散文必须有魂作核、以真情为骨,不拘泥于外在的语言形式。他还提出散文写作的五个层面说,即生活层面、情感层面、性灵层面、心灵层面、生命体验层面,这些真知灼见都为我们认识散文打开了一扇天窗。

四

文学的神髓是思想。20世纪“新时期”以来的散文经历了“伤痕的控诉、理性的反思、文化的寻根”,曾经的热烈回到温和平淡的“恒温”状态,使散文有了常态。

文学要有益于天下与后人,既要承传文明,又要发展文明。“散文创作最重要的是思想境界,这是中国散文的传统。因此,散文的趋向永远应该是大境界和语言美。”散文之道就在于从思想和感情的层面来体现人生的大境界、大情怀和人格。谢冕坚信一个人的境界和胸怀有多大,他的文字就有多远。在他的散文里,我们感受到的既有诗意的狂欢和富春江般的激情,又有悲怆婉丽、忧患重重的文化意韵。

阎纲说,“文学者,情学、情欲学,情根于爱”,“古今至文多血泪,散文尤甚”,“情之所至,缘情成文”。他的体会是:没有独特的发现,没有触动你的灵魂,不要动笔;没有新的或更深的感受,不要动笔;没有传神的感悟和深邃的细节支持不动笔(艺术细节是魔鬼);求精短去辞费,不减肥不出手。他还说:“心灵对立构成

艺术哲学。艺术的魅力源于善恶、美丑的势不两立,透过情感的反差、碰撞,凸显出深度的人格美、人性美。”

散文是写实的,这“实”自然是自己的实;散文是写心的,这“心”自然是自己的心。散文的境界和个性是多元的,或“载道”,或“言志”,或辛辣,或平淡自然,或闲适幽默,都可以写出优秀的作品,这也正是作家笔下相异的“个性”。作家眼里的山水、生活、爱情、友谊、仇恨、遭遇、情绪与欲望,都是自己的心灵告白。

创作实践浇灌出的心得体验是刻骨铭心的。在自己的作品中,张抗抗相信“‘自己’是唯一重要的,‘自己’意味着个人、个体、个性;意味着一个真切感受着世间的痛苦和欢乐的生命活体、一个热情地生活过、冷静地思索过而后留下的私人笔记”。她“按照自己习惯的写作方式,在散文和随笔这些相对自由的文字中,在这些不需要精心虚构人物和情节的篇章中,给自己开一扇透气的窗户……如果说,小说通常是在替别人说话、对别人说话;小说中的‘我’,大隐隐于‘故事’。如果说,小说的叙述者是生活的‘旁白’,那么,散文随笔便类似于‘独白’了。在散文和随笔中,我是显形的,我只对自己说话——我行、我见、我读、我想、我爱、我恨……用坦诚率真的文字——我记下!”她还说,“假如我始终把自己深藏在小说里,我会觉得憋闷、委屈、难受。所以我想方设法要攀上散文的救生圈,浮出水面来歇息。我不是一条遨游于深海的大鱼,而是热爱海洋和陆地的一种两栖动物。我如此强调坦诚而真实的‘自己’,恰恰是为了寻找自己和他人之间的‘异’与‘同’。因为,每一个独立而具有尊严的个体,都是构成我们理想中的公民社会的基石。”

陈启文也说,“我是一个职业虚构者。但在年过不惑、走向天命之际,我越来越觉得还有比写小说更重要的事情要做,近年来投入大量精力写作‘共和国国情系列’长篇报告文学和人文随笔。前者让我从书斋重返大地,走向比虚构更复杂严峻的社会现实,这甚至是一种逼迫。而后者则是我对历史与现实的叩问与反思。在文化的自省中,又可以获得超越现实的感受……如果不立足于坚硬的现实,也不可能真正抵达精神现场。当虚构的文学在现实中变得越来越虚弱,甚至沦为炫奇弄巧的把戏,我一直在渴望,文学能够找到一种直接有力的方式,以担当的勇气获得属于自己的行动能力……我认为人文随笔是真正的非虚构写作,它必须真实面对生存、自由、平等、人的权力和人的尊严等等绝对不能虚构的问题。它不是为写作而写作,没有花架子,也不必在叙事上有过多的营构,都是掏心掏肺的言说,这正是散文随笔的正途与大道……它是可以赋予重大意义的文体。它的自由以及言说的庞杂,它海纳百川的包容性,人性,诗性,智性,理性,神性,个性,它的端庄、严谨和内在的遒劲的张力,特别适合由汉语来承担。”

“一个人的生存态度和精神生活,决定着作家作品的质地”,这是赵玫的文学

信念。她非常重视文字,一直认为“文字是文学最基本的部分,于是我始终坚守着对文字的痴迷……语言不仅要负载故事,还要承载思想,所以小说也应该拥有诗一般的语言和意象。于是我一直在努力尝试着,让语言的苛求甚于故事的铺陈”。她喜欢变化,喜欢新的尝试,“任何创造性都来自对以往的背叛,关键是能否颠覆你自己”。她还说,“我一直喜欢‘形式’的追求,因为其中可以体现创新的手段。形式是一种很微妙的载体,既具体又形而上……我喜欢将这个概念融入情感乃至思想的认知。新的方式必然会带来新的哲学。有时候景象就是思想,形式也就自然而然地负载了心意。我希望我的作品中充满形式感,诸如意绪流淌、时空倒置、凝固或运动的文字,画面般的描述,音乐般的交响,乃至句式、标点、字体的变异。总之形式会在任何不经意处生出无限深意,进而改变文本的走向……”

五

作家眼里的文学,常常是相同的,又常常千差万别。他们因为自己的创作实践和文化因缘的差异而从不同角度审视文学。真理不是唯一的,但尘世间的人生和情感是绝对真实的。

宗璞以小说为旗名满天下,其散文也写得朴实、真切、感人。许多年来她身体欠佳,却一直坚持写作,说自己的“工作像蚂蚁衔沙,一粒又一粒。只希望能使写的历史向真实靠近”。写作一如炼丹,“炼丹需要真火,真火是靠生命燃烧的。”“掌握炼丹真火的是人物”,她说的是小说里的人物,其实她就是这样令人感动不已的人物。她真诚地对待写作,希望“在尘灰中磨洗出湮没的历史真实,让诗意的向往飞翔起来”。她还说:“书更多是给后来人看的……当然,这要看书中人自己是否有生命力,在时间的长河中,能漂流多久。”她说的是自己的作品,这之于整个文学、文坛和所有的作家,如何在历史长河中经得起淘洗颇为令人深思。

中国散文传统根深叶茂。乐黛云认为“非常个人”的散文应有“三真之境”,即真情、真思与真美。“时日飞逝,多少文字灰飞烟灭,早已沉没于时间之海,唯有出自内心的真情之作才能永世长存,永远激动人心。真情从来是文学的灵魂。”中国文学传统以情为核心。她援引公元前300年左右的郭店竹简以示中国文学之传统:“凡声,其出于情者信,然后其入拨人之心也厚”,“道始于情,情生于性……凡人情为可悦也,苟以其情,虽过不恶;不以其情,虽难不贵”。

“情动于中而形于言”,这“形于言”才是真情是否能传递于人的关键。而“情景相触”构成意境,又是成功地“形于言”的关键之关键。

梁晓声认为“杂文与人的关系如同严父与诤友,警告我们断不可怎样;而散文与人的关系,则如同慈母与红颜知己。‘慈母’教我们领会真与善的人性要义,

‘红颜知己’影响我们从真与善中发现美”。

刘锡诚是一位民俗文化大家,说“文人虽不务实学,却爱解剖人生”。这很有哲学深意。“真正的文人多自谦,戒浮躁,胸怀平常之心,甘为边缘人。粗茶淡饭,布衣裘褐要传世,自然得有思想与艺术。”

以双语写作为己任的黄晓敏,没想到中文写作的欲望竟然萌生在寂寞的异国他乡。她说“拼音文字要你走进里面去寻找它的节奏,象形文字除了节奏,还有画面和诗意的锦绣:华丽和冷清,理性和调侃,热闹和凄凉,鲜花和芳草扑面而来,多年后,汉文字的魅力,在与母语几近隔绝的天涯,重识了故乡的芳草。在海外用中文写作是跟故乡对话,是某种形式的回家。两种语言的交替使用,好像听完音乐后再来享受绘画。在这远离故乡的天涯,用中文写作就是我的假日”。言为心声,这从灵魂里喷涌出来的语言,令人温暖,令人动情!

作家们这些来自创作实践的灵光,是经思想、感情和时代一起千锤百炼而成的肺腑之言,无论对年轻的作者或对读者无疑都有宝贵的启迪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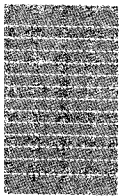
六

20世纪70年代末,中国文坛开始拆除栅栏,80年代初的巴金真话,又使散文得到一次反思和自新。有“解放”就有新生,30年来散文的繁荣是一个事实,女性散文、学者散文、文化散文、新生代散文,后浪赶前浪,不断发展。贾平凹自创刊《美文》以来则一直鼓呼现实感、史诗感、真情感的大气魄、大境界、大气清正的時代“大散文”,强调散文的平民意识和创新精神。穆涛说,“生活在你之外,真实也就在你之外;散文作为最直接的一种文学品类,应更有力地介入当下生活,发出自己的声音,并把自己置于无法逃避的境地。”作家的耕耘与思考,都是散文发展繁荣的阳光雨露。

写作很像一朝分娩,有痛苦,也有欢乐。我们记忆里清晰地保留着鲁迅的辛辣、周作人的闲适、老舍的幽默及大家们的思想艺术之光。作家们越来越多地自觉行走在人世间那个最庞大的队伍中。他们的真情言说足以证明散文的尊严与神圣。“大家书系”是作家提交的一份包罗万象的“私密档案”,从不算遥远的过去浏览至今,既有忆往的苦涩,也有当下的欢乐,既有思想的锋芒,也有艺术的鉴赏,文化与历史,国内与国外,现实与幻想,这个多元的精神展示,算是献给2012年的一个礼物。

丛书主编 阎纯德

2011年11月12日于北京半亩春



目 录



contents

【总 序】

文学魅力与散文精神

——“大家书系”之随想/阎纯德 / 001

【自 序】/ 001

【第一辑 行 走】

君子不独乐 / 002

天生三桥 / 005

西拉沐伦河漂流 / 007

重庆之最 / 010

江门是一座旋转门 / 013

五色城徽太阳岛 / 017

金上京镜像 / 023

北国边地纪行 / 027

虎 啸

——为虎代言 / 037

印度迷思 / 062

【第二辑 书 语】

《西湖》姊妹书 / 066

不识《天书》识天人 / 070

晚茶心语 / 072

《女人森林》之魅惑 / 074

铁肩·柔情·妙笔 / 076

长天秋色好 / 079

此岸与彼岸

——读尹继红长篇小说《乡图》/ 083

人踪史迹·文化密码 / 088

《德清县志》序 / 091

乌托邦臆想的隐蔽动因

——读潘鸣啸《失落的一代》/ 094

【第三辑 文 心】

宗璞先生的韧性写作 / 102

大雅古仪 / 104

桂雨来袭 / 107

墨色如云 / 110

高山流水听诗音 / 112

感受茅威涛 / 116

苏醒中的母亲 / 120

生命的承受力 / 124

文学梦想开始的地方 / 126

【第四辑 述 论】

我是公民 / 130

在怀旧中新生

——知青下乡40周年有感 / 135

女性的自赏与自省 / 138

长城·公社·凯宾斯基 / 141

东北文化中的俄罗斯情结 / 148

以水乡之舟筑城乡之桥 / 153

“水晶鞋”的逆向思维 / 159

文学与社会的“互动”新解 / 161

【第五辑 故 人】

不会褪色的记忆

——姜东舒先生二三事 / 170

杨伯伯与“出版社” / 175

遗墨摩挲泪几行 / 178

追思筱怀 / 184

上善若水

——悼念若水先生 / 188

一位编辑和一本杂志 / 192

怎一个“谢”字能了

——谢泉铭先生逝世十周年祭 / 195

这四五年来，散文和随笔写得不多，因为手头一直在创作一部新的长篇小说。这本集子里的短文，大多是在长篇写作的间隙里，陆续插空写下的。攒了两三年，才攒下十几万字。

因长春出版社编辑出版这套“大家书系”，我将近年的新作加上部分旧作，勉强凑成一集，就算是送给自己、再转送给读者的新一年礼物。

也许，对于我来说，“自己”，是唯一重要的。“自己”意味着个人、个体、个性；意味着一个真切感受着世间的痛苦和欢乐的生命活体，一个热情地生活过、冷静地思索过而后留下的私人笔记。前几年我拒开博客，近几年远离微博，但我理解并赞赏博客与微博。我相信，那是由于人和人之间渴望精神的交流。人们需要在喧嚣琐碎的日常生活以及隐秘的内心世界中，寻求对话交流的可能，或在彼此互换的信息传递中，使自己振作、充实。

人们变得越来越依赖于网络，或许，变得愈加寂寞孤独……

然而，我依然按照自己习惯的写作方式，在散文和随笔这些相对自由的文字中，在这些不需要精心虚构人物和情节的篇章中，给自己开一扇透气的窗户。我曾产生过奇妙的感觉：天黑下来，窗户关上了，灯光投射在玻璃上，四壁变成了多棱镜，从镜面上可以看见无数双眼睛在一眨一眨……

如果说，小说通常是在替别人说话、对别人说话；小说中的“我”，大隐隐于“故事”。如果说，小说的叙述者是生活的“旁白”，那么，散文随笔便类似于“独白”了。在散文和随笔中，我是显形的，我只对自己说话——我行、我见、我读、我想、我爱、我恨……用坦诚率真的文字——我记下！

假如我始终把自己深藏在小说里，我会觉得憋闷、委屈、难受。所以我想方设法要攀上散文的救生圈，浮出水面来歇息。我不是一条遨游于深海的大鱼，而是热爱海洋和陆地的一种两栖动物。

但愿读者能在这些散文和随笔中，看见我的喜悦、迷惘、虚静与忧思。其实，

君子不独乐

阳春三月，凤城泰州，犹如一座浮在水上的城池，湿漉漉地从江河海“三水”交汇的水网中跃出来。

河水坦荡地漫漾流淌，恣意却又节制。河道显然已是历经沧桑，自苏北平原去往大海。眼前的河中之水，滴滴清纯明澈，像是昨夜未散的雾、今晨初缀的露珠，弥散着新鲜的水气息。岛上的桃花林，朵朵簇簇开得粉艳妖冶；岸边的绿竹园、金油菜、白粉墙、黛瓦屋、灰石桥、棕褐色气势恢弘的望海楼……长河倒影五色斑斓。面前这一眼看不尽的凤城河景区，如青春少年，英姿勃发，年轻得无一丝倦容疲态、完美得没有一角残缺破损。

这真的是古城泰州么？

然而，他就站在那里，站在“文会堂”前的文正广场上，素袍宽袖、蹙眉冷颜。他的袍带被湿重的水雾润湿，褶皱中深藏着难以言说的忧戚，翻飞的衣袂沉重如铅。斧凿石刻般的面相轮廓，嵌入粗砾的青铜模板，依稀可辨出他清癯严峻的神态；须发飘逸，从容淡定。如同一幅陈史旧卷，在漫长的岁月中变得模糊。

范仲淹写意雕像，是中国雕塑院院长吴为山，为修复凤城河景区而设计制作。

两千多年历史的泰州古城，由于六百多年前范仲淹在此留下的史迹，曾多次被浓墨重彩地记录与书写。因史书和民间传诵的范仲淹种种佳话，使得古城历久弥新，泰州凤城河景区亦有了重生的理由。时至 21 世纪，前来拜谒范文正公的后人，在仰望这座雕像的瞬间，复原的记忆与激活的思绪一并涌来。

公元 2008 年春，这位北宋中叶的泰州盐监范仲淹，终于重现于他任职的故地，回到他当年熟稔的文会堂，与滕子京等五位挚友重新聚首，吟诗作赋。然后，他独自一人走出了厅堂，在水边昂然伫立沉吟。塑像正对一方巨石，刻有季羨林老先生亲自题书的千古名句：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。如今，范仲

淹日日凝视自己生前的警句，一遍遍诵读并重温当年的政治理想，眺望着步步远去的宦海、斯人、逝水，忧乐错杂、百感交集？

范仲淹，北宋时期著名而杰出的改革家，集政治、军事、文学才华于一身，官至宰辅。然仕途多舛，因犯颜直谏，曾三次被贬。身后留下诸多名篇佳句，《岳阳楼记》至今流传不朽。他一生的功名业绩与文学成就——泰州，曾是一个起点。

一个年轻而苍老的声音吟唱道：君子不独乐……

“君子不独乐”一句，取自范仲淹为泰州“文会堂”所作《书海陵滕从事文会堂赋》。北宋中期，经济文化繁荣鼎盛，其时泰州盐税，据全国之半。天下名流荟萃于此，文人以诗结缘，吟诗唱和。这首五言词赋，如今全文书于望海楼之文会堂大厅之壁。其中有佳句曰：“……诗书对孔周，琴瑟亲羲黄。君子不独乐，我朋来远方……猗哉滕子京，此意久而芳。”这座昔日文豪挚友荟萃的文会堂，在2007年重建，墙上刻有范京宜先生为故乡撰写的《重修望海楼记》一文。著名学者范敬宜先生系范公第18代后裔，其文气势磅礴，文采斐然。佳句如潮，用意深远：“望其咆哮震怒之威，则感裂岸决堤之险，而思何以安之……”民安之，方可乐之——范公后人之忧思切切，可与范祖公媲美。

“不独乐”之“乐”，与范公若干年后为滕子京“滴贬巴陵郡”而重修岳阳楼，特书撰“后天下之乐而乐”之“乐”，两句时隔23年。而这两“乐”之间，却隐约可见范仲淹一生清晰而执著的思想轨迹——为官一方，无一己之乐；君子一生，先天下而忧。

史载，公元1015年，江苏吴县人氏范仲淹考取进士。宋真宗天禧五年，即公元1021年抵泰州任西溪镇盐仓监官。

古泰州曾经临海，是海边的高地，建于海岸最早的盐城，古称海陵郡。由于海涛侵蚀堤岸，“捍海堰”年久失修，水患毁坏良田，危害民众生计。范仲淹视察民情，忧心如焚。后得他的上司支持，再三上表朝廷，慷慨陈词，力主修复海堤。泰州通判滕子京亦鼎力相助，1024年，朝廷总算批准由范仲淹主事修埝。范公率众历尽四年艰难，至1028年，终于修复了这段起始海陵（泰州），尾接盐城的150里捍海大堤。“复业者三千六百户，民享其乐。”泰州人为了纪念范仲淹，将这条坚硬牢固的捍海埝，称为“范公堤”，至今尚有一段古堤遗存可考。

民享其乐，与民共乐。民为邦本，范仲淹方得其乐。

范仲淹之乐，始自内心深处与生俱来的忧患意识——他倡导“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”，官高位尊，仍自奉节俭。官至“参知政事”（副宰相）之后，仍“食不重肉”（不吃两种荤菜）。将多余俸禄设办“义庄”，以救贫民天灾饥寒之苦。兴办教育，

以利平民子弟求学。泰州曾建“景范学堂”，以纪念范仲淹两袖清风之浩然正气。

范仲淹中年曾一度仕途坦顺，历任右司谏（专向皇帝直言真情的官员）、吏部员外郎（主管官员调配，相当于现在的组织部）、枢密副史（中央军事机关副长官）、龙图阁直学士，与韩琦并任陕西经略安抚史，守卫边塞多年，还担任过各地知府或知州（地方行政长官）。期间因力主改革朝政旧体，推行“庆历新政”，而遭到宋朝统治集团旧权贵阶层的打击与排斥。作为宋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，他反对柔靡巧伪的文风习俗，是当时诗文革新运动的先驱者。如今已很少为世人所知的范仲淹名句“宁鸣而死，不默而生”八个字，可谓是争取言论自由的宣言书，比之亨利·柏得烈的惊世之语“不自由、毋宁死”，竟然还早七百多年。

然而，产生于“主流意识形态”内部的温和改良主义新儒家，却依然为东方专制主义皇权所不容。北宋一代名相范仲淹，在庆历新政惨遭失败后被贬往邓州。1052年，赴颍州途中，病死客乡，一生的政治抱负戛然而终。

生于忧患，死于安乐——范仲淹抵达生命的终点之时，仍未实现“后天下之乐而乐”的忠臣贤相安乐之梦。

如今他素袍宽袖，肃立于凤城河岸，由终点回归起点。清风拂过绿叶婆娑的“五相树”，树声飒飒，似听见他的仰天长叹：君子不独乐，君子独忧。

后天下之乐——君子，只能独享永远的孤寂。

泰州无山，一方无山之土，一座无山之城。然而，两千多年的文化泰州，无论是过往还是长驻，出生还是终老于此地的历史名人，如峰峦叠嶂，逶迤起伏。范仲淹，只是苍山一岭。他路过，他走了，他回来。从此他留在这里，还原为一尊素面简朴的铜像，却有如一座异峰突起——无山之城泰州，令人高山仰止。

临别泰州前夜，与友人闲坐于渔状元中式水榭。忽闻身后瑟瑟琴声，如凤城河水悠悠荡荡。只见八九位红衣中老年妇人，齐奏古筝于水边亭台之上。灯影绰绰，笑意浓浓，其乐融融。不觉心里一惊一暖：好一个君子不独乐——这一样泰之地、国泰民安之州，倒像是呼应了这一句古诗的神韵。今日重整凤城河景区，如滕子京当年重修岳阳楼之远见与气派，将即将倾圮消失的历史古迹，修复整合为一座文化长廊；将散碎的历史记忆一一捡拾收存，妥帖安置于这座敞开的文化园林之中，与泰州民众、海内外游客共享。岂不乐哉？

君子不独乐——隐于文正广场上夜色中的范公，也许终能悄然一乐，与民同乐了。

天生三桥

生来迷恋自然，地球上所有天生、天赐、浑然天成的景物，对于我具有不可抗拒的诱惑。重庆武隆县境大娄山脉险峻逶迤的群峰皱褶之中，湍急的乌江与秀丽的芙蓉江交汇之处，大西南巴渝古国的偏僻一隅，那片拥有多处绝壁峡谷桥群石柱暗河洞穴的立体喀斯特地形，有一个当地人唤作“天坑地缝”朴素地名的神谷——“天生三桥”，以其“天生”的绝色之美引我前往。

山峦突然断裂、大地兀然沉降，百丈悬崖笔陡垂直，线条锋利决绝。升降机缓缓沉至坑底，犹如通往地狱的入口，令人心悸。阳光瞬时收敛，天空只剩一条窄缝，遥不可及。

“天生三桥”位于峡谷底端，横卧于绝壁之顶，延绵十余里。一座与另一座以近千米空谷相隔，每一座“桥”均高百余丈，如史前巨兽骨架凌空悬架。头道桥冠名天龙，步步下行，穿过一个梯形剧场般的宽大石窟，一扇规整的石门迎面而立，灰蓝色的天光中，呈现出石门规矩的长方形轮廓，“门楣”齐整得有如利锯整体切割，更似鬼斧神工精心雕凿。回望石门，两侧厚重的山脊在空中握手言欢，果然是一座平面桥梁的形状，大气磅礴。洞口豁然开朗，阴郁的雨丝在空中纷纷扬扬，冰凉的水滴拂在脸上，湿了衣衫。但等踏入谷底，雾气消散，地面忽而干爽。仰脸抬头细察，方知头顶落下的竟不是雨水，而是崖壁飞溅的岩滴水，环形垂帘如瀑。迎面的山崖石缝中渗出股股泉水，喷涌而下，在“桥下”汇成激流，隆隆如雷声，顺山就势奔腾远去，通往幽远狭长的深谷。过一线泉、珍珠泉、三叠泉、雾泉，还有声如琴奏的灵泉与碧波宁静的一汪翠湖，想象着远古时代，谷坑曾是漫漫水界，洪水日复一日地冲蚀，巨石穿孔，孔成了桥洞，桥成了路。

二道桥冠名青龙，远望似一艘漂浮于沧海之上的巨舰，昂首鸣笛，正在惊涛中起航，别有一番恢弘气象。桥下四周的谷地开阔，一方缓坡碧草葱茏，绿树新芽正旺，岩下流水潺潺。武隆文联《芙蓉江》杂志的编辑阿秀随意说起，中学时代

老师曾带领她们来这里野炊，背锅带米，就从那面坡上的缺口处牵手而下，众人在泉边采摘野菜，拾柴架火煮饭，炊烟山泉鸟鸣欢笑，是何等美妙悠然、惬意自乐的情致。那时天坑尚处于未开发的原始状态，人在“桥”下，不知是桥，只说是坑。如今才知此地为塌陷型天坑——远古时期巨石崩裂天塌地陷，用现代的语言表述，谓之“崩溃”。然而，剧烈的震荡与崩溃之中，万丈深渊之下的地壳，却在顽强地抬升。这一根根坚实刚硬的石砌梁柱，扛住了塌陷的山体，抬升并撑立了大山的脊椎。“桥”是崩溃的支撑物，是塌陷中屹立的见证。天坑之桥的诞生，得于水，更得于力。

三道桥冠名黑龙，桥体庞大，形似一座错落狰狞的石头城堡。城门大开，曲折阴沉的囹圄石廊，如同一条长长的隧道穿过坑底。桥洞下亦洞亦穴、似厅似堂，深灰色的穹顶高深莫测，冷风骤起，似有隐身的幽灵擦肩而过。夜半时分，此地可是山神山妖聚会的所在？如此魔幻的造型已超过了我的想象。人说天工开物，天生三桥果然是步步神迹。

难以置信的是，据史料记载，这“一峡吕三桥夹二坑”的奇特地形，竟是一条藏之于深山夹缝裂隙间的古驿道。乌江上游的贵州人，可顺流而下由水路经彭水至武隆上岸改行旱路，取道白果乡境内的“天生三桥”坑底小路，过火炉镇，即可到达丰都县。该驿道虽然艰险，却可大大缩短行程，是乌江流域的旅人急往长江下游的一条备用快捷通道。如今我们行走的平坦驿栈，为近年开发旅游而重新修整。仰视高桥，空谷中依稀传来悠远的马帮铃声，回音袅袅。

距今几千万年前的新近纪，长江三峡地区地壳大面积运动，在抬升和相应的河谷深切原理下，孕育形成了完美罕见的“天生三桥”自然桥群。它们在天地的大变故中应运而生，如一根根不朽的骨骼、一条条坚实的臂膀，托举了塌陷的山地。沧海桑田岁月变迁，流水漫溢冲蚀而成的巨形桥体，如一艘艘方舟，引领众生苦渡洪荒。如今桥下无舟，游人似水；桥面上绿茵如毡，形似廊盖。我不知道这“三桥”是否腾越了这山与那山之间的天堑，这桥自古至今是否具有了桥的实用功能——也许它们只是像似一座桥的样子罢了，那一座座巨石构筑的实体，已被今人的审美意象，赋予了浪漫和抽象的诗意。

既然是天然生成的桥，受命于天地宇宙，它们忠实地昼夜蹲守于空中，以石头为桥柱，以青山为江岸，连接地球混沌的过去和迷惘的未来。

走出“天坑”回望“三桥”，深邃狭长的地缝像一把石制的钥匙，试图解读长江三峡的形成机理和演化的秘密。